【書文評介】

作者：Peter Burke

書名：*Cultural Hybridity*

Cambridge: Polity Press, 2009; x, 142 p.

ISBN: 0745646964

傅　揚 *

目次

Preface to the English Edition
Introduction
Varieties of Object
Varieties of Terminology
Varieties of Situation
Varieties of Response
Varieties of Outcome
Notes

* 劍橋大學東亞系博士候選人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全球化時代的今天，異文化人、事、物接觸的頻率與管道，已臻前所未有的迅速、多樣和複雜。因此，包括歷史學家在內，關注文化交流課題的人文社會學者不在少數。毋庸贅言，文化交流的現象絕非始自當代。不同時空中文化交流的形式、程度異同互見；研究者所能做的，是盡可能全面地考慮研究個案的實態，嘗試呈現其過程和影響機制。柏克教授（Peter Burke）所撰《文化的混生》（*Cultural Hybridity*）縱橫古今、化繁為簡，不拘地域時空舉出許多案例，並從中抽繹出探索文化交流時應留意的重要範疇。準此，對有志探研文化交流史的學人而言，此書實可提供有益的概念工具，幫助讀者更全面、深入地把握文化交流的課題。

本書出版於 2009 年，不乏歐美學界所撰的書評；兼之以篇幅短小，本無待筆者多言。但考慮到本書對文化交流研究頗有正面助益，中文學界對此書又關注不多，故敢不惴陋劣，為此小文，望能就教方家。以下將不求面面俱到，條分縷析全書內容，而是在呈現柏克教授的寬闊視野之餘，凸顯其值得參考的洞見。應說明的是，以下涉及許多文化交流的術語，我會不厭其煩地註明英文原文。這麼做的考慮有二。首先，這些術語都有其鑄造、使用的背景，中文翻譯有時難以把握這些要素。其次，對讀者來說，直接面對這些英文詞彙，亦不啻是一種文化交流。我相信，中文學界需要鑄造符合中文語境和表達習慣的文化交流術語。以此而論，與其以不盡理想的譯名，阻礙讀者的創造力，不如把這一任務交給讀者，以期在個人的閱讀、理解經驗上，催生出具批判性、更深思熟慮的中文術語。[1]

全書除導論外共五章，分別從不同範疇說明文化交流的多樣性。導論揭櫫全書旨趣：文化交流，特別在現代社會，是不容迴避的課題。作者指出，在全球化的時代，許多提出文化混生性（hybridity）的理論家，本身就有雙重甚或多重的文化認同。於此同時，歷史學家也益發關注「文化交鋒、接觸、互動、交流和混生的過程」（p. 5）。什麼可以作為文化交流的研究對象——「文化」呢？作者提供了一個相對寬泛的定義：文化包括所有物品、實踐行為和再現（representation）中的態度、心態、價值，及它們的表述、體現和符號化（p. 5）。作者對文化交流持非常積極正面的態度，進而同意「所有的革新都是某種形式

[1] 近期的一個反省，見陳慧宏，〈文化交流研究入門介紹〉，《臺大東亞文化研究》，1（臺北，2013），頁 1-8。（參見 http://epaper.ntu.edu.tw/view.php?listid=232&id=17942，2014/7/25，本電子期刊網址預計 2014 年 11 月改至 http://ntuj-eac.blog.ntu.edu.tw/）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的改造（adaptation）」，而文化交鋒「常能刺激創造力」（p. 6）。事實上，自 1930 年代起，即有不少人類學者和歷史學家在思考、探索文化交流的課題。文化交流遠非當代甚至近代的現象，古典學家莫米里亞諾（Arnaldo Momigliano, 1908-1987）對希臘化的重視和研究成果即為明證。

第一章論文化交流的三大類物件（object）：物品／人造物（artifacts）、實踐形式（practices）和人物（people）。大至建築，小至家具、圖像，都可能或隱或顯地反映文化交流。另一種重要的人造物是文本，如翻譯作品或小說創作。所謂的實踐形式，可見於「宗教、音樂、語言、體育、節慶和其它種種文化面向」（p. 21）。這些實踐形式往往體現了多種文化傳統的互動。但作者也以古巴和巴西的嘉年華為例，說明實踐形式呈現的文化混合（mix）常常是不穩定的（unstable）。至於人物，移民或少數族裔經常可見文化互動的痕跡；有此背景的個人，則不時在文化交流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。

第二章整理、評述學界討論文化交流時常用的術語（terminology）。作者認為，根據不同的知識、經驗來源，有五種最常見的隱喻。如經濟學之於「借用」（borrowing），動物學之於「混生／混種」（hybridity），語言學之於「翻譯」（translation）和「克里奧化」（creolization）；熔爐（melting pot）和「燉肉」（stew）的意象，則分別來自冶金和食物。[2]為分辨其價值及侷限，柏克區分出三類常見的術語。第一類是「模仿」（imitation）與「挪用」（appropriation）。這兩個詞彙從古羅馬和早期教會時期便被使用，指的是從他者身上（最初指的是他人的文藝創作和異教文化）選擇性地摘取特定要素以為己用。但以「挪用」為例，此概念難免招致抄襲之譏，「借用」（borrowing）作為相對溫和的術語應運而生。類似術語還包括「涵化」（acculturation）、「轉移」（transfer），甚至今日習用的「文化交流／交換」（cultural exchange）亦屬此類。

第二類是「調整」（accommodation）和「協商」（negotiation）。「調整」很早便見於古羅馬時期，指演說家改造、改善其風格，以適應、滿足聽眾需求。利瑪竇（Matteo Ricci, 1552-1610）至中國傳教，也以「調整」為說，將基督教改頭換面，以吸引中國士人。近來，與此相關的術語尚有「協商」（negotiation）、

[2] “Stew”指的是西式料理中久火慢燉、熬煮而成的菜色，包括燉肉、燉菜、燉飯等；中譯名因此多視具體情況而定。關於此意象，有兩點或可注意：首先，它包含不同元素（食材、調味），且須經過一段時間方可完成。其次，各式的 stew 本身即為一新的、至少是不同的菜色。

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

「對話」(dialogue)；學者也不再僅著眼於某文化單方面受影響，而益發關注文化交流過程中，兩方文化各自扮演的角色及變化。第三類是「混合」(mix)、「合一」(syncretism)和「混生」(hybridity)。「混合」(mix)與「融合」(fusion)近似，指將不同要素鎔鑄成一新的文化現象。在十七世紀時，「合一」指的是結合不同的新教群體；到了十九世紀末，它被用來討論古代世界宗教信仰的共同特徵。最後，「混生」或「混種」(hybridity)來自植物學、生物學，於十九、二十世紀被廣泛使用，也是當代後殖民理論家的核心觀念之一。要言之，不同文化的互動，就如同將植物混種培育，能產生別具一格且持續生長的品種。與此相關，瑞典民俗學家賽多（Carl Wilhelm von Sydow, 1878-1952）提出的「衍生類型」(oicotype)概念亦值重視：在文化交流的場合，若把外來文化、特別是當代的全球文化視為中心，受影響的在地文化往往同時有向心（centripetal）與離心（centrifugal）的發展傾向。

這些術語有其優點，但也有各自的侷限。「挪用」所產生的問題是：是誰、出於什麼目的、挪用了什麼要素呢？換句話說，挪用過程，包括選擇挪用與不挪用，其選擇的邏輯、理性基礎，以及是否出於自覺，都有待研究者進一步探索。「合一」則暗示某種刻意的揉合（p.44）；研究者應抽絲剝繭哪些要素、在什麼程度上確實被攪和、打成一片。至於「混生」或「混種」，一來語意含糊，二來有一潛在風險：當論者從自然、物種混生的角度省視文化，有可能忽略歷史當事人在文化交流過程中的重要性。

有鑒於此，作者轉向語言現象和語言學，考慮其它可能的術語。首先是「翻譯」(translation)。二十世紀的人類學家時不時將文化視為文本；由此出發，文化交流實可看作特定一方以自己熟悉的「語言」(the language of one's own)來「翻譯」和理解異文化。作者指出，此術語有兩個最大的優點。首先，它凸顯了文化交流過程中必不可少的努力，即個人和群體必須透過選擇和制定策略，以求將外來文化轉為己用。其次，文化交流研究中，不時可見對異文化的誤解云云；這一術語則相對中性（neutral），不為此所累（p. 58）。另一重要術語是「克里奧化」(creolization)。「克里奧」(creole)最初用以描述加勒比海地區的混血族裔（美洲在地民族與歐洲或非洲人婚配的後裔）。這些人學習並使用兩種不同語言；在日常運用的過程中，這兩種不斷互動的語言最終匯合（converge），形成一新的語言。這種新語言的特徵是，其字彙多來自某甲語言，其語法結構則承自某乙語言。語言學以「克里奧化」指稱此語言現象；「克里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奧化」作為一個術語，則益發廣泛地被用於文化交流的場合。作者認為，語言或語言學中關於字彙和語法深層結構的差異，正可幫助我們進一步思考文化交流的現象（pp. 63-64）。

多元紛歧的術語，相當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境況（situation）的存在。第三章列舉了幾種在文化交流過程中常見的不同境況。作者歸納了以下四點：權力關係的對等與否（equals and unequals）；有無接受、挪用外來文化資源的傳統；是否處於都會核心或邊界地帶；以及不同階層（classes）作為文化的承載者，彼此的互動關係。基督宗教在亞、非、美洲傳教活動的形式及影響不盡相同，即反映歐洲和在地文化的不同對等關係。作者也認為，我們應注意一個文化是否有較強的接受、挪用異文化資源的傳統，如印度和日本，並以此考慮文化交流的過程。第三點論都會核心和邊界地帶，指出地理要素的重要性。第四點將階層視作文化載體，則提醒讀者：一個文化內部（within a culture）亦不乏文化交流、互動。

第四章論不同的回應（response）。對文化交鋒的回應，主要有以下四類：接受（acceptance）；拒斥（rejection）；隔離（segregation）；以及改造（adaptation）。「接受」的一個極端例子是將外來事物視為時尚（fashion）。但作者也指出，即便個案表示出對異文化事物的接受與歡迎，歷史學家仍不能假定它全然地反映包容和開放心態；即使在接受的場合，調和（harmony）與衝突（conflict）仍不時可見（pp. 81-82）。「拒斥」又可再分為抵抗（resistance）和文化淨化（cultural purification）。前者常站在文化認同的立場，視外來文化為侵略（invasion），多層次、程度各異地嘗試劃清文化的界線。文化淨化是一極端回應，多來自於對外來事物時尚化的反彈：它不但拒絕採用異文化要素，還欲根除現有文化中的外來成分。

「文化隔離」是在既存的文化交流現實下，企圖在自身文化內部（inside the home culture）劃分疆界，維持部分本土文化要素的獨立、不受影響；晚清的中體西用觀即為一例。「改造」是文化交流中常見的回應，涉及了「去脈絡化」（de-contextualization）和「再脈絡化」（re-contextualization），即將異文化要素從原先脈絡中抽出，再視自身文化的需要與現實處境，調整該要素。歐洲服飾、建築在南美洲的「熱帶化」（tropicalization），和十七、十八世紀中國、日本瓷器在歐洲的行銷皆可為證。應注意的是，文化交流也可能促成循環（circularity），讓接受影響的文化回過頭，重新發現自身傳統；於此同時，我

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

們也不能忽視在改造過程中，充當轉譯者（translator）的個人與群體。

第五章討論文化交流的諸般結果（outcome）。在此，作者把焦點放在全球化的今天，展望今後文化交流的可能願景。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文化的均質化（cultural homogenization）。舉例來說，在個人和在地的層次，藝術風格其實是多元且異質的；但在全球的層次，藝術的多樣性卻在減弱。包括藝術在內，許多文化生產形式之所以走向均質化，和全球市場脫不了關係。但作者也指出，均質化論者常未能考慮接受方的反應；文化的全然均質化以至於產生一種全球文化，仍然只是種假設。其次，即使全球化來勢洶洶，反全球化（counter-globalization）的傾向也不容忽視。反全球化的根本出發點，是為了減輕全球化對本土文化和本土認同造成的壓力。全球文化的第三種可能發展，是促成文化的雙語性（cultural diglossia）。Diglossia 是語言學的詞彙，指具備雙語能力的人／群體／處境。作者借用這個詞彙，說明在全球化時代，許多人既接觸異文化、受到影響，又能保存本身原有的文化傳統，像雙語人士能輕鬆切換使用兩種語言。若然，我們將可能迎接一個克里奧化（creolization 見前文）的世界：儘管有一全球文化，但它會隨著接受者不同的在地條件，迅速地被多樣化（diversify）。易言之，全球文化可能存在，但它不見得會泯除各在地或次文化的多元與差異。

柏克教授歸納文化交流過程涉及的五大範疇，撮述歷史學、人類學、文化研究等諸多學科的研究洞見，並介紹許多中文讀者不盡熟悉的事例（特別是拉丁美洲的例子），賦予全書綱舉目張、花團錦簇的特色。考慮其篇幅，它可謂文化交流研究入門的小手冊。

作為歷史學者，本書至少能刺激我們思考以下兩個問題：首先，文化交流的邊界何在？由本文述要可知，文化交流以至文化的混生，同時涉及過程與結果。但時間之流不曾停歇；特別在當代社會，不同文化要素的互動極為頻繁，文化交流似乎永無停息。若然，史家應如何劃分邊界，確定研究主題和範圍呢？筆者沒有答案；一個可能的途徑是，吾人仍應回到「文化」的觀念，反省在廣義的文化交流中，究竟有哪些要素，它們又能怎麼互動。[3]其次，在歷史時空

[3]「文化」的定義言人人殊，柏克在導論即採取一個極寬泛的定義（見前文）。William Sewell 關於「文化」觀念的討論頗有啟發性，見 William H. Sewell Jr., "The Concept(s) of Culture," in his *Logics of History: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* (Chicago: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2005), pp.152-174。

國家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

中，我們應如何把握文化交流過程中的時間要素？這涉及我們關注的個案花了多少時間，經歷哪些階段，以及各階段中文化互動的途徑、方式及影響程度。對此，作者也提供有用的概念工具，如社會學的洞見（p. 67）、「世代」（generation）的概念（p. 93），以及「結晶化」（crystallization）的隱喻（p. 114）。[4]但很顯然地，我們能做且應該做的絕不限於此。

本書呈現柏克教授一貫的治學和寫作風格：視野開闊，不為一時一地所限；博覽泛觀，掌握多種語言的研究成果；圓熟精到的綜合能力，輔以敏銳的觀察與洞見；論述清晰，層次分明；語言精煉且不失慧黠。礙於篇幅，本書不是文化交流研究方法論的定鼎之作（這也非作者初衷）。旁徵博引例子的做法雖能開拓讀者眼界，提高閱讀趣味，卻也限制了討論深度。[5]但無可諱言，對致意於文化交流史，或對文化交流現象有進一步興趣的人，《文化的混生》仍是有條理、考慮周到，且資訊豐富的著作。筆者相信，本書揭櫫的幾個重要範疇，當可如引線般，為讀者埋下深造文化交流史的基礎。書中琳瑯滿目，及讀者個人學思所得的例子，則堪比星星之火，可望在水到渠成時點燃引線，照映文化交流的多樣面貌與實態。

[4] 「結晶化」指的是文化交流過程中，原先具有彈性和可塑性的文化要素迅即凝固、成定局的時期。此一概念提醒我們時間向度的重要性；如何偵測、解釋「結晶化」的前後則有賴史家努力。

[5] 一個較深入的個案討論，可參考柏克教授關於文藝復興時期文化混生現象的演講（網路資源），見 Peter Burke, Case of cultural hybridity。（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R2XToS-BlO8，2013 年 5 月發佈）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